

思歸

黃任軒以仁

不彈別淚濕青衫。采藥閒登海上巖。落日微茫衝遠岫。水天無際見歸帆。

森槐南曰、黯然神遠、長尾雨山曰、壓卷之選。

宿丁芝孫齋

前人

舊雨重逢夜話遲。聲聲蟋蟀入牀時。秋衣乍濕芙蓉露。唱到青蓮白絶詞。

數年前。余旅日本。見某報載吾國人五律一首。連用四韻。森槐南博士評曰。世間乃有此無韻之詩。如是乎風雅之日就榛蕪也。余以告富春郁曼陀。兩人相對歎歎者久之。後

雜纂

小說考證 錄神州報

蔣瑞藻曰。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譚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藝文志）由來甚古。然體例不與今同。今之小說。非古之所謂小說也。今之小說。其殆出於宋天聖嘉祐間乎。史言仁宗御宇。國家閒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裴硎所著。多奇異可傳世。故號傳奇。於是而傳奇等名以起。洎乎後世。分道揚鑣。作者如林。附庸蔚爲大國。雖所言未必可信。

與曼陀等數人。創立思古詩社。雞鳴風雨。迭相靡和。無何。而彼邦詩家森槐南、永坂石埭、永井禾原諸老。咸來盟焉。夫使日本風雅士。知吾國詩學。尙未中絕者。端推吾思古詩社。曼陀見贈詩有云。詩力各鬪麒麟健。洛中文運開黃初。吾社友當時之懷抱。其可知已。比歲以來。社友先後畢業歸。或仕或隱。各遂其志。今也。地角天涯。互疎音問。而首盟森槐南博士。又歸白玉樓中。天之亭毒詩人。何其仁。而其猶狗之者。又何其不仁也。刻承東方雜誌社請。爲選近人詩一回。以爲式。自知力綿。罔克勝任。然余夙有刊行中國學藝詩文合誌之恩。因割底稿中之若干首。付諸東方。投稿之佳者。亦爲採入。非敢妄操選政。聊以明溫柔敦厚之教於萬一云。宣統三年二月。黃以仁誌。

所紀未必皆實。而其佳者。頗足以娛樂心目。增廣見聞。或則寓莊於諧。捧喝痴頑。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蓋視高文典冊無多讓也。孔子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不綦然哉。顧作者往往以游戲出之。著書之由。不以告人。甚則并姓氏而隱之。讀者亦徒賞其文章之工妙。事實之離奇。書之義例若何。原委若何。不過問也。善讀小說者。當不如是。今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說者。悉抄錄之。使各以類從。熟乎此者。其讀各小說也。如土委地矣。度亦大雅君子所不棄乎。作小說考證。

19202

琵琶記第一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殆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刺王四。兩說並存可也。（秋雨庵隨筆）

西廂記第二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汚蠶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

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曠園雜志。載唐鄭大常恆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卽古淇洧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譏。誌銘在焉。誌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下略）（秋雨庵隨筆）

三國志第三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櫨檻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旗下。似有其人也。（藝林伐山）
王文簡雍益集。有落鳳坡弔龐士元詩。士元死於落鳳坡。自演義外。更無確據。元人撰漢壽亭侯廟碑。其銘云。乘亦兎兮隨周倉。亦祖襲演義。（慧棲雜記）
三國志演義一書。敍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陳回合。不安得識其人。徐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奇。首述誤走妖魔。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颦。然亦有別開生面處。（在園雜識）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无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隨園詩話）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于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頗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卽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郎潛紀聞）

水滸第四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語孔尚大如此。（五石瓠）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作壞人間。京笑曰。安得識其人。徐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奇。首述誤走妖魔。

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

私誌。(香祖筆記)

俗人傳訛襲謬。有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族大鬧。互控於縣。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柳通衢。硃紱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侄鶴過陽穀。親見之。(同前)

居易錄載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有拿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拿獲盧俊義者。賞錢百萬貫。拿獲關勝呼延灼柴進武松張清者。賞錢十萬貫。拿獲董平李進者。賞五萬貫有差。今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遞降。皆用張叔夜榜文也。(簷曝雜記)

西遊記第五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滌水亭雜識)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藜一枝高九丈。圍九尺。相傳唐僧玄奘西游。授藜杖所化。(攤飯續談)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云。東都聖善寺。有天竺僧无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後吏部員外郎李華譏无畏碑云。奉詔致雨。滅火進風。昭昭然徧於耳目。按此三藏在玄宗時。然則玄奘後又有此三藏也。開元傳信記。亦載无畏三藏事。云崇聖寺佛。乃

邴昭太子獻與三藏者。(茶香室叢鈔)

宋周密濟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然後吾從女。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櫈。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盒在焉。妻乘間問僧何以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匣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僧爲報尉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案。演義述玄奘事似本此也。(同前)

金瓶梅第六

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歎。(在園雜識)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中郎又云。尚書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驟慾男子。坐視其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今金瓶梅。尚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隔簾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不知是否此書也。(茶香室叢鈔)

瑞藻案。金瓶梅小說。相傳以爲出明弇州王世貞手。沈德符距世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迺以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爲世貞諱歟。實則金瓶梅乃懲淫之書。淫者見之謂之

19204

淫耳。金沙灘上馬郎婦。豈見金夫不有躬者哉。
又案。玉嬌李書。僕外舅亦有之。曲園偶未之見耳。

紅樓夢第七

紅樓夢一書。始於乾隆年間。相傳出自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卽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於此。曾聞一旗下友人云。紅樓夢爲識緯之書。相傳有此說。言之鑿鑿。具有徵引。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寄鵠殘贊)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尤喜閱之。然自百回以後。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甯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聞吳潤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俟再踏軟紅。定當假而閱之。以擴所未見也。(續閱微草堂筆記)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時士論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讀鮚鷗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玉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濱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

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竊。并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獄中。并加以嗜利受賄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郎潛記聞)

散軒叢談載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鈔錄無刊本。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其書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云云。按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高蘭墅鶴所補。見船山詩注。(桐陰清話)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寫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賣人女。明鑿工詩。以酷嗜紅樓夢故。致成瘵疾。當縣醫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迺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人傳以爲笑。此書在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甯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救之。人尤以爲賢。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貪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勛被誅。覆其宗。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也。(唐閒齋筆記)

康熙間。曹練亭爲江甯織造。每出擁八駒。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甯太守陳鵬年不相得。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

備紀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豔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興時偏少默時多。(隨園詩話)

紅樓夢爲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記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搆。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傍爲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爲達達。(卽韃靼明葉盛水東日記中所云達達試馬駒生百日後以驛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嶺者上也達達卽指滿人其他載籍可證者尙多今不備引)達之起筆爲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乘光舍筆記)

(上略)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

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之主人翁之爲誰。(中略)綜觀其說。內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爲卽納蘭性德。其說要非無所本。案性德飲水詩集別意六首之三曰。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又飲水詞中於中好一闋云。別緒如絲睡不成。郴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半夜燈。又減字木蘭花一闋詠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紅樓之字凡三見。而云夢紅樓者一。又其亡婦忌日。作金縷曲一闋。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葬花二字。始出於此。然則飲水集與紅樓夢之間。稍有文字之關係。世人以寶玉

謂卽納蘭侍衛者。殆由於此。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附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徧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顧無一人爲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也。至謂紅樓夢一書。爲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爲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爲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下略)(靜盦文集)

施公案第八

少時卽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盲詞院曲。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州督堤工。從者驛驛。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憂去。(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授一文錢。建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念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宦。身且不顧。何有於子。卒劾之。

19205

19206
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全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郎潛紀聞)

長生殿第九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詩稿。偏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會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羹璧謝。黃遂銜之次骨。迺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

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

職。京師有詩咏之。(中略)是獄成而長生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矣。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甫。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演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所謂字字典雅者也。(秋雨庵隨筆)

雙真記第十

張次璧演雙真記成。朱敬韜謂其譏己也。心甚銜之。會直指路公按郡。跪門訟之。直指不之間。諸紳右朱毀其版。然其書已暖暖傳於外矣。(景船齋雜記)

黑白傳第十一

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可證也。姜雲龍爲諸生時。思白曾因事下石。故神超有所著。每痛詆思白云。神超雲龍字。(景船齋雜記)

封神傳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无足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乃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勾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下略)(秋雨庵隨筆)
未完